



一片雪花迷路了，它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

它本来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坐在一朵云上，只需要瞄准一块自己喜欢的地方，轻轻地飘下去就行。可云下的世界是那么美丽，山脊像沉睡的巨兽，森林披着墨绿的绒毯，河流闪烁着细碎的银光……

它一时入了迷，甚至忘记了降落。当风掀起云朵，吹得它打了个转儿，雪花才缓过神来，发现云上只剩下了自己。

“其他的雪花呢？”雪花迷茫地问。“都去了它们想去的地方。”云朵平静地回答着。“那我，我该去哪儿呢？”雪花急忙追问。云朵没有回答它，雪花也陷入了深思。远处的山峦低声发出邀请：“到我这儿来吧，覆在我的身上，做一床蓬松的被子。冬眠的熊和酣睡的獾都会睡得更加安稳，还有那躲在树洞里的松鼠，也会拥有一个更香甜的美梦……”

什么是熊，什么是獾，什么又是松鼠？雪花一点儿也不了解山中藏着的这些精灵。山峦仿佛看穿了它的疑惑，轻轻拨开一处山涧的入口。黑黢黢的洞口微微张开，鼾声传了出来，像大地深处沉闷的鼓点。雪花好奇地凑近，只见黑暗中有个肥硕的身影正蜷成一团，厚厚的皮毛随呼吸起伏。熊忽然翻了个身，巨大的爪子不经意地遮在脸上，恰好挡住从洞口漏进来的微光。它睡得太沉、太深了，即使有雪花落下，它也不会察觉。

山峦又示意雪花注意一处不起眼的土丘。透过洞口的枯草，能看到冬眠的獾。它的睡眠质量比不上熊，总是不安稳地动着，尖鼻子偶尔抽动，短腿也轻轻蹬踹，仿佛在追赶或逃离什么。雪花有些焦虑，又在山峦的指引下下来到一处树洞。

树洞里铺满橡子、松子和枯草。松鼠把自己团成一个毛茸茸的球，蓬松的大尾巴严严实实地盖在身上，像一床自备的绒毯。它的胡须偶尔一抖，耳朵在梦中仍支棱着捕捉风声。树洞很小，已经被它自己的气息和储藏的坚果填得满满的，甚至不能再装下一片小小的雪花。

“我恐怕挤不进一个已经圆满的梦。”雪花摇摇头，没有从云朵上飞下来，任由云朵带着它向远方飞去。

这时，下方传来河流的歌声：“到我这里来吧，让我们铺开光滑的冰镜。失眠的月亮和星星会在这里照影，路过的风也会在这儿梳理它的头发，整个世界会因为时间的凝固而变得完美……”

雪花趴着向下观望，结冰的河面锃亮，能映出大半个天空。但雪花实在太小了，即使非常努力，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不见自己啊。”雪花叹了口气。河流迟疑了一会儿，又悄悄融开一处薄冰，带着冰碴儿的河水一晃：“冰层下也有需要安歇的旅人，你能同我一道照看它们……”

雪花又俯向水面，在和着冰絮的河水里，它窥见

棹雪记

■杜 峤

杜峤，2000 年生于江苏南京，小说见于《当代》《钟山》等刊物，作品入选 2024 收获文学榜、2024 城市文学排行榜。曾获《当代》2024 年度青年作家、“《钟山》之星”文学奖、凤凰文学奖等。



每年山阴落雪的那几天里，王子猷总辗转难寐，怪梦峻峭。梦见火中宅院，梦见江上笛曲，梦见少年时被迷困的竹园，当然也梦见戴安道。

在建康初见之前，王子猷就在梦中与戴安道数次相会。那人身形魁伟，散发不冠，短褐草履。及近观之，面容古拙，甚至称得上丑陋，须髯短硬如岩草，鼻梁峭兀得像黑鸮的喙。在他开口前，“戴安道”这个名字就像只小獐子从王子猷脑海里蹦出来。

戴安道声音沙哑，像嵌在溪底水激不转的黑石头。戴安道话头很稀，王子猷往日健谈，但在梦里却没什么开口的欲望。气氛并不尴尬或紧张，不说话并不是没话说，而是没必要。即便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剡溪的水结

冰了吗？今天的刀比昨天涩。灶上菰米粥扑了。竹影摇金，斜阳满室，静静地一坐一立，他们就确认了彼此是此生最亲密的挚友。戴安道挥锥雕刻，木屑漂浮空中，像迷惘的不知归处的雪。王子猷凑近去看石雕的脸孔，或许是佛像，或许是美人，没看清面目就醒了。

王子猷悠悠起身，窗外玉絮磅礴，他侧耳倾听。竹叶相摩的沙沙声，风与风纠缠的呜呜声，雪花与雪花相撞发出的碎玉般冷冷脆响，全被这天地一白囹圄吞进腹中。

在谢安的诗会上，二人首次在现实中相见。赴宴前他曾生出一种隐隐的担忧：戴安道是否如梦中一般模样，或自己梦中的那个人是否便是戴安道。相晤之后，这种忧虑轻飘飘地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强烈的困惑与恐慌。戴安道长得与梦中一模一样，但给他的感觉却完全不同。甫一晤面，他就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层似有实质的雾气，他伸不出手，也张不开嘴。王子猷与谢家诸君咏谑言笑，抚掌击节，但转头望见戴安道，原本雀跃飞扬的心绪就沉落下来，好像戴安道以及他所统摄的空间是一片黑黢黢的咸腥海水。他看到戴安道从囊袋中取出一尊木雕送给谢安，说这是为谢尚书雕刻三个月的塑像。王子猷惊慌失措，曳裾蹑足逃遁，好像承颜候色之人是自己一样。某次二人仅相隔两步，他终于忍不住清清嗓子，刺破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想质问戴安道为什么不主动与自己交谈，也想质问他谢安那老东西到底能带给他什么。但最后他只是问，剡溪的水结冰了吗？戴安道辄肩后缩了缩脑袋（这一缩刺痛了王子猷），好像他是个婴儿或怪物。剡溪的水从不结冰，戴安道答道，随后挥挥袖子离开了。王子猷涨红了脸，不是因为蒙受羞辱，而是因为无法再欺骗自己。他终于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他曾引以为至交的人，实则是个庸俗的

人，是个满身泥水的人，是个令他厌憎的人。他曾以为这只是自己受辱后的偏见，并为自己的薄情与不义而羞惭，但在后续几天的接触中，他也确凿地感受到了戴安道的疏远乃至鄙夷，他明白在戴安道眼中，自己只是个夸夸其谈、脑满肠肥、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

或是羞于再见，或是不屑相顾，那年剩余的漫长时间里，戴安道再未出现在王子猷的梦境中。在那些马齿徒增、蔓径荒草的梦境里，总是充斥着无数无关的、器嚷的、素不相识的面孔。其间夹杂着秋叶般不时飘落的不寐之夜。他一瓮一瓮地喝酒，一炉一炉地吞丹药。无济于事。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逃避了。戴安道虽在千里之外，但已将他逼得避无可避，再退一步就会坠下深崖。于是他起意向戴安道复仇。不是为私仇。是为梦中的戴安道复仇，为他们的友谊复仇，为结冰的剡溪复仇，为咕嘟咕嘟的菰米粥复仇。他为此筹谋了整整一年。他散布流言，告诉所有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从而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研究岐黄、丹道，炼制出无色无味却无药可解的毒丹。他甚至已经安排好周密计划，准备敷演一场行为艺术：在一个像他们初遇时那样静谧的雪夜，他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拜访并中途折返，并向世人掷出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将是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王子猷自出生起从未伤害过别人，甚至狩猎时连鸡或野兔都没射伤过。但谋划这一切时，他无比冷静乃至冷酷，带着某种近乎激情的真诚。

那夜的雪以任何一夜都要恢宏浩渺，那只趴在夜空上的巨龟缓缓张口，将整个天地吸进它莹白的腹腔内。王子猷感到自己也被吞下了，他终于穿透那层蒙蔽世人肉眼的万籁谱一的寂静龟壳，得以进入世界的内部，聆听并分辨出万物震耳欲聋的呼吸与嗡鸣。他听到

松枝与雪团左右揖让，继而喀喀地、簌簌地携袂落入空谷；听到雪粒在匀圆浑润的鸱尾上溜滑而过时发出的尖声欢呼；听到每一片雪花相撞时不加掩饰的惊慌愤怒或亲切缠绵，最终或融汇或离散；听到雪花落入滚茶中龇牙咧嘴的嘶嘶声与落入壶底炉火中陶然自快的噼啪声，听到剡溪水面的薄冰被船头与桨棹划开时既灼痛又激动的嚓嚓轻响。

在微微簸荡的船舱里，王子猷第一次在这种磅礴的万籁中酣然入眠。在白山白水中，那人终于出现。他在剡溪坚实的冰面上缓步走来，在王子猷面前停下。王子猷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这种无措并不让他彷徨或慌促，反而让他笑出来。那种感觉回来了。同一条溪，你一脚踩实，即使隔着厚冰，也能笃定地认出冰面下汨汨涌动的故水。两人把袂握手，视线一交汇又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笑声止住后，戴安道缓缓开口。

在这个世代，友情可是极为奢靡之物啊。只有在大雪之夜的梦境中，王子猷与戴安道才是最契密的挚友。在其他的梦境中，我们都是彼此世界中极为微琐旁冗之物。在困顿你我肉身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或是陌路之人，或是泛泛之交，或相互鄙弃，或相互龌怨。这些零零散散，疏疏落落的恶意见灰，才换来大雪之夜的那炉微火。我们在现实中越近邻，在梦境中就越隔阂；在现实中越疏离，在梦境中就越紧密。故此，我们在现实中素未谋面之时，在梦境中便一见如故；在现实中晤面交谈的那年，在梦境中便再难相见；而今夜你怀着悠远而滂沛的疏远、憎恶与仇恨来找我，在梦境中我们便针芥相契、莫逆于心。

回棹吧，我的朋友。在现实里，我们江湖永隔，后会无期；而在梦中，我们把臂同游，契谊日深。

迷路的雪花

■刘天伊

刘天伊，1990 年生，儿童文学作家、编剧。出版有《阿尔斯兰的桑皮纸》《猫田》《客从山中来》等小说十余部，担任《新生》《从不鸣叫的蝉》《光与少年》等儿童电影编剧，广播剧作品有《奇妙科技馆》《种子奇遇记》等。曾获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



许多安静的银鳞小鱼。小鱼不再像夏日那样快活地游动，只是静静地悬在水中中央，腮叶极缓慢地开合，就连平日里灵活的眼睛也变得木木的。还有水底那些变成墨绿色的水草，它们不再随波起舞，而是顺着水流的方向舒展叶片，每片叶子都低垂着，仿佛在打盹儿。河流又扬起一道浪花，指向河床的老木船，船身半埋在泥沙里，船桨安静地搁在一旁。那些载过的渔火、听过的歌谣、摇过的数不清的涟漪，如今都化作河面上的一道阴影。

就在雪花愣神的瞬间，融化的河水正一点点凝结出崭新的霜花。霜花的纹路纵横交错，像一张精致的网，把河中所有的旅客都笼住了。而后，河流重新化作了那面巨大、光滑，但了无生气的镜子。

“到我这儿来吧，你也能够获得这一瞬的永恒。”河流的声音充满诱惑。

雪花低头注视着河面，终于在冰面上看见了自己颤抖的、小小的倒影。但它立刻退缩着钻回云朵里，没有回答，也不再探出头来。

云朵继续漫无目的地带着雪花飘荡。南方的空气太暖，温热的水汽钻入云中，雪花躲避着它们的触摸，生怕它们摸软了自己的棱角。云朵向北方折返，熟悉的寒意让雪花感到安心。它本想降落在那片雪原上，可雪原浩瀚，千万片陌生的雪花正一路高歌，整齐划一地建造着纯白色的王国。它不知道该怎么加入，便又畏缩地躲回了云中。

就在它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阵轻轻的风拂过。风中隐约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声音：

“到我这儿来吧——到我这儿来吧——”

循着这个声音，云朵带着雪花，越过沉睡的山脉，蹚过冰封的河流，飘向光点密集的城市。在这里，无数窗格像发光的蜂巢，里面藏着雪花无法理解的热闹与寂静。雪花感到有些陌生和不安，但那缕细细的声音始终在前面引路。

终于，云朵停在一扇普普通通的窗前。一个瘦小的男孩正跪在窗前的旧沙发上，他双手扒着玻璃，努力向外张望。他的小鼻子在玻璃上蹭来蹭去，留下几

道痕迹。雪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窗户对面只有黑黢黢的高楼和几盏孤单的路灯。他到底在看什么呢？

“妈妈，”小男孩充满向往地问，“今年冬天该下雪了吧？”

屋里传来母亲温和却疲惫的声音：“今年恐怕也不会下雪的，我们这里很难见到雪的。等以后……等以后家里宽裕些，妈妈带你去北方看看，看真正的雪，好不好？”

小男孩撇撇嘴，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把脸更紧地贴在玻璃上，呵出的气立刻凝成一团白雾。妈妈走过来，将他搂在怀里，顺手在雾气上画了一朵雪花。小男孩模仿着她的笔画，又画了几朵。母子俩你一朵，我一朵，玻璃上很快就布满了雪花。

小男孩敲了敲自己的涂鸦。“没关系，妈妈，”他的声音变得很轻，“现在不去看也行。等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去看。我一定能看到真正的雪……”他又抬起头，认真地望向妈妈，“妈妈，将来，我带你一起去看雪花，看外面的雪花！”

小男孩的手指向窗外。那里，正好有一片不知去往何方的雪花。而那片雪花，也毫不迟疑地，飞向了他的心。

雪花说：“我找到我要去的地方了。”一种奇异的、温暖的快乐“啾”地从小男孩心底轻轻扩散开来。他的脸上突然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妈妈，”他的视线透过窗外依旧黑暗却仿佛不再空荡荡的夜空，声音里带着一种确信的欢喜，“我好像……已经看见雪花了。”

母亲只当是孩子的傻话，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许多年过去了。小男孩长大了，他果然去了许多能看见雪的地方。他登上过覆雪的远山，漫步过冰封的湖畔，也在真正的暴风雪中仰起过头。世界在他眼前展开，宏大而真实。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见过多少瑰丽的冰雪奇景，他心底最深处，永远藏着一片曾经迷路的小雪花。

它曾跨越山海，悄然抵达，又与他一同见识到了广阔的天地。

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
我希望它
下在所有恋人的头上，而非父母的头上。

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
我希望它
下在所有悲伤的田垄上，而非一个满怀希冀的穷人身上。

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
我希望它
下在所有战争带来的遗忘上，而非被遗忘覆盖的雪的身上。

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
我希望它
真切地寂静地下着，而非下在寂静这个词上。

雪 冠

雪，落在祖父
留下的稻草人
身上。

头顶的雪圈
像是他受难的
荆冠。

雪，田野需要它
庄稼需要它
村庄需要它

唯独一个破破烂烂的稻草人
在一只早起的鸟儿，啄食
他身上残存的谷种时

他才被需要。

阳光下，雪渐渐融化
大地渐渐明朗
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稻草人

捂着他镂空的
腹部。面部
不明

风吹过他的胸膛。
风吹过他的空洞。

我的祖父，站在田野上。
他，像是一个镂空的神。



苏烛，1994 年生，湖北蕲春人，现居东莞。作品见于《诗刊》《中国作家》《作品》《当代》《北京文学》《草堂》《扬子江诗刊》等刊物。